歷史與空間

名家奇思越千年 名壺妙藝撼人心

■秦始皇壺。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五大帝王近日結伴到港。「皇上」駕到，「馬隊」開道：八匹威武富態的唐馬緩步前行，春風得意。這不是某個電影大片中呈現的場景，而是由兩組紫砂壺勾勒出的壯闊畫面，一為《五大帝王紫砂壺》，二為《馬上富貴群雕五色壺》。4月27日開始在此間舉行的香港禮品及贈品展上，觀賞者可以盡情領略這些藝術力作的迷人風采。

一起送展的還有體現當代陶瓷藝術家水準的《再牛一把壺》、《家訓抵萬金壺》、《甲骨文生肖壺》、《中華生肖五色提梁壺王》和《唐詩大師壺》等百餘個品種的紫砂作品。

開啓重史新時代 嫁接帝王新資源

名家奇思越千年，名壺妙藝撼人心。這批壺器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以壺頌史、以壺載史、以壺傳史。在香港首次亮相的這批作品，所涉創意和造型均由當代設計名家任全翔獨自包攬，手造者或為中國陶瓷藝術大師，或為省市級陶瓷藝術大師。

600多年的中國紫砂史，大致經歷了「重用」、「重玩」、「重款」三個階段：所謂「重款」，即由誰在壺上落款。中華厚重歷史是炎黃子孫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滬上著名策劃人、東方藝術品研發工作室負責人胡建勇針對紫砂壺歷史三階段，向他的大師團隊提出「開啟重史新時代」！幾年來，上百組承載中華千年文明精髓的紫砂壺應運而生，深受海內外藏家追捧。

任全翔對毛澤東筆下的《沁園春．雪》爛熟於胸，由此想到以壺載史，嫁接帝王新資源：秦始皇掃平六國一統中華，帝制由此相傳；漢武帝驅匈奴於北漠，開通了福澤人類的絲綢之路；唐太宗虛心納諫，開創了貞觀盛世，為後世帝王樹立了楷模；宋太祖借鑒前朝教訓，杯酒談笑釋兵權，文臣領政安天下，使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成吉思汗率大軍東征西伐，驍勇縱橫無敵手，建立了歷史上疆土最遼闊的王朝。為此，任全翔畫龍點睛，用五句話概括五大帝王的各自亮點：秦皇一劍統天下，漢武一路通天下，唐宗一納興天下，宋祖一杯安天下，成吉思汗一箭服天下；並通過「威武一劍」、「振臂一通」、「舒袖一納」、「舉手一杯」和「凌空一箭」，創造性地刻畫了五大帝王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貢獻。

創意是造型之母。完成構思後，任全翔把壺身變為帝王裝束，壺嘴、壺把變為帝王指點江山的雙臂，壺蓋演繹為五大帝王頭像雕塑，且壺體放大一倍，既賦予帝王開創偉業的蘊意，又滿足了壺器的實用功能。五句話評說中華五帝，一把土再現王者歸來。《五大帝王紫砂壺》的壺身題詞者均為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當代書法大家張森，字格張弛有度，遒勁出彩。

賦予甲骨新生命 演繹生肖新風采

起源於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是漢字的「鼻祖」，具備「以形表意，以意傳情」等鮮明特點，被史學家稱作「中國第五大發明」。生肖文化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可謂源遠流長，深入人心，已然成為中華民俗文化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瑰寶。

將甲骨文與十二生肖進行無縫對接，是任全翔的奇思妙想，他通過設計造型首次將華夏文化的兩大標誌一併納入一體化再造，賦予全新生命：以字為魂，或配之於壺蓋，或飾於壺鈕，或替代壺把。涉及壺嘴部位，統一巧借生肖頭部形象予以塑造。《甲骨文生肖五色壺王》字與形呼應，形與字共顯，一壺之上，將燦爛的中華文明符號演繹得風生水起！

面對《甲骨文生肖五色壺王》設計稿，國家級工藝美術師潘國鳳開始時一籌莫展，因為這組套壺的泥坯成型很難，主要是十二生肖的字型疏密不等，方圓各異，結構複雜；此類壺子一旦入窯，因火力點受熱不均，出窯後極易整體變形或局部開裂。入行近30年、在紫砂業界被稱作「孤膽英雄」的她沒有望而卻步，經過多次「十做九不成」後，終於手造成功。這套填補中國紫砂領域空白的《甲骨文生肖五色壺王》，無論造型飽滿度，還是線條挺括度，抑或壺體光潔度，都彰顯出潘國鳳高超的獨門手藝。

另一組名為《中華生肖五色提梁壺王》的紫砂壺，除了語境統一，創意另類，工藝精湛，名家製作之外，還充滿了人文精神，十二生肖分別被冠以諧音壺名，如龍壺為「世代興隆」、雞壺為「先機在握」、豬壺為「諸事如意」等等。同音不同字，命題吉利，合人心意、討人歡喜。

詮釋唐詩新境界 展示瓷壺新天地

由上海潮頭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此次送到香港展出的壺器中，還有一批頗為奪人眼球的唐詩大師壺。江西景德鎮的十幾位國家級和省級陶瓷藝術家，根據任全翔造型設計將唐詩風采體現於壺上，一詩一壺，一壺一畫，詩畫結合，文人氣息濃郁，或感恩父母，或寄情山水，或放歌田園……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江西省陶瓷美術大師裘永中接到孟郊的《遊子吟》壺上創作任務，構思了一場雪景：茫茫白雪掩映的小屋裡，媽媽在燈前縫衣，飽含對兒子的愛，遊子多年後事業有成踏馬歸來，在遠處眺望着家鄉，腦中不時浮現母親在燈前縫衣的情景，表達了對母親深深的思念與感恩之情。其畫面採用景德鎮傳統工藝粉彩雪景，多次點染燒製，十分形象逼真。

唐詩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詩中乾坤大，壺上天地寬。李白的《靜夜思》、《望廬山瀑布》，杜甫的《客至》，賀知章的《詠柳》等幾十首膾炙人口的唐詩，也逐一亮相壺上。

展位：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 5D–D05
聯繫人：隋洪亮 +86 13524224453

■唐詩名家壺。

豆棚閒話 ■田 野

才在左，情在右

三國兩晉時期，有一位大才子，名叫嵇康。嵇康精通玄學、音樂，擅長《老子》、《孔子》，文采華美，儀表非凡，被後人尊之為「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嵇康雖然才高八斗，但是，情商卻很低。他不僅不修邊幅，而且恃才傲物，別說目不識丁的普通百姓，就連當朝權貴也不放在眼裡。然而，讓嵇康想不到的是，一直追求長生不老的自己竟然會因為一個傲慢的細節而賠上自己的生命。

原來，魏國有一位「官二代」，名叫鍾會。鍾會雖然只比嵇康小兩歲，但是，文采卻遠遠不如嵇康。鍾會年輕時，寫了一篇文章，名叫《四本論》。文章寫好後，鍾會想讓嵇康指點指點。可是，到了嵇康的門前，鍾會卻不敢叩門。鍾會徘徊了很長時間，最終沒有見到嵇康。後來，鍾會做了大官，忽然想起嵇康。鍾會心想：自己現在地位顯赫，如果屈身求見，一定會受到嵇康的熱情接待。

這天，鍾會坐着豪華馬車，帶着侍從，浩浩蕩蕩地前去拜訪嵇康。當時，嵇康隱居在一個山間竹林養生。鍾會來的時候，嵇康正在打鐵。嵇康喜歡打鐵，他認為打鐵既可以鍛煉身體，又可以陶冶情操。鍾會恭恭敬敬地向嵇康行禮，可是，嵇康既沒有回禮，也沒有說話，他只是一個勁兒地用錘子砸鐵。鍾會熱臉貼上了冷屁股，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鍾會站了一會兒，最終還是決定離開。當鍾會要走的時候，嵇康開口問道：「聽說甚麼才來？看到甚麼才離去？」鍾會說：「我聽說了我聽到的事情而來，看到了我看到的事情而去！」鍾會說完，便大踏步地走了。

事情過去了很多年，嵇康早把這件事情忘記了。因為，那時候，嵇康根本就不認識鍾會，而鍾會也是嵇康沒有接見的諸多書生之一。可是，鍾會卻沒有忘記，他一直記恨在心。這一年，嵇康因為出面為朋友作證申冤，被收進監獄。本來，嵇康並沒有犯法，完全不符合坐牢的條件，更不會被判處死刑。可是，這時候的鍾會可是司馬昭身邊的「紅人」。

鍾會對司馬昭說：「嵇康是藏山林間的臥龍，不除掉他，將來會對你不利！」接着，鍾會又列舉了很多歷史典故來說服司馬昭。於是，司馬昭輕判了冤屈的被告，卻把證人嵇康處死了。更可憐的是，嵇康最終都不明白自己為何而死。追求養生的嵇康，死時還不滿39歲。

人們常說，才情是人成功的「基石」。其實，才在左，情在右，才與情同樣重要。因為沒有了情商，再大的才華也不能發揮。如果恃才傲物，那麼，輕者會處處碰壁，重者會像嵇康一樣引來殺身之禍。

■嵇康 網上圖片

畫中有話

嗨，JB，關於日本二戰殺害亞洲和美國人民這件事，你有何想法？
嗨，美國，no zuo no die~

■圖：張小板

薄扶林故道之二 ■木 木

轉眼間，來香港已近十年。十年來，住在太平山下薄扶林道一處高層公寓裡，以不惑知天命的心境，慣看香江麗日，領略維港風雨，難免有一些感悟。而今年屆半百，無以紀念，且收集餘暇，把多年留下來的一些古體詩詞稍加整理，編成若干組，以「薄扶林故道」爲題，在《香港文匯報》陸續刊出。

歲月

不惑之秋下嶺南，而今天命已當前。
十年赴遠何堪憶，三度履新夜半眠。
苦辣酸甜諸味盡，家國天下一情懸。
幸逢詩酒酬知己，把盞臨風話等閒。

書生

從古書生好自憐，漫吟淺唱戀桃源。
梵心無奈紅塵擾，故土當歸使命攔。
一夢三醒思漢帝，千山萬水斬樓蘭。
事成猶問熙熙客，誰與閒斟在燕然。

三江風雨

半個世紀以來，長江的意氣風發，黃河的混沌豐厚，珠江的舒緩包容，演繹了我生命的不同色彩。

三江風雨韶華逝，一縷鄉愁曉夢殘。
老酒閒酌回味處，風輕愁淡化雲煙。

秋涼漸起

秋涼漸起品初寒，逐夢香江十載還。
維港波翻新歲浪，爐峰月照故人顏。
情無盡處心先老，花到濃時葉已殘。
春雨夏風終去也，一聲喟歎入中年。

秋盡

春濃不覺光陰疾，秋盡方知歲月寒。
望斷天涯風雨路，赤心猶在碧雲巔。

幽燕金秋圖

人民大會堂東廳有一巨幅水彩畫，題名《幽燕金秋圖》。驀見此圖，蒼茫豪邁之勢躍然而出，思及案牘苦樂，心有所感，作藏頭絕句記之。

幽然此處見南山，燕趙高歌幾度還？
金盞殷勤邀皓月，秋風同醉碧雲天。

亦有可聞 ■馮 磊

一個作家與他的拉丁美洲大陸

早晨還沒起床，就在微博上看到了馬爾克斯去世的消息。瞬間，我想起小說《百年孤獨》中的一個細節——馬孔多的創建者布恩蒂亞去世的那個早晨，梅德賽斯敲開了馬孔多奧雷連諾上校家的門，他頭上戴着黑色的帽子，面帶悲戚地說：「國王退位了。」

在我的心裡，一直以為某些神奇的人就像馬孔多的傳說那樣，是不死的。我一直覺得，在遙遠的國度，那個與滋養了無數中國讀者的人是永遠存在的。現在，他的去世，宣告了一個神話的破滅。就像《百年孤獨》的最後一節，馬孔多在暴風雨中被顛覆、被毀滅一樣，「一切都是宿命的，」我想，「一切都是神秘的鐵律。」

「四月是殘忍的季節。」這是艾略特的論斷。馬爾克斯去世的這一天，是4月18日。據說，這一天也是愛因斯坦離世的日子。這兩位大師，一個是科學家中的藝術家，一個是文學家中的智者，都選擇了4月，莫非是冥冥注定？

1994年夏天，我的一個讀大學的同窗回鄉度假。回家之前，曾問我需要甚麼禮物，我回答說，「幫我買一本《百年孤獨》吧。」那一年的7月下旬，一冊新書就到了我的案頭。其實，在此之前一周，我已經在夜市上購得一本高長榮先生翻譯的《百年孤獨》。加上這一本黃錦炎的譯本，我同時擁有了兩個版本的《百年孤獨》。現在想想，真是夠奢侈的。

18年後，當我在孔夫子舊書網上閑逛的時候，發現自己當年所獲得的兩個版本的《百年孤獨》均已漲價十倍之多！而且，這兩個流傳甚廣的版本都沒有得到作家的授權，都是公開的盜版。這些讓人意外的發現，給人一種重讀馬孔多的味道。

馬爾克斯帶給讀者的，首先是顛覆式的敘事。他的筆下，不再有那種紳士式的慢條斯理的平鋪直敘。那些扭曲的、誇張的甚至是刻意拉長的人物，在他的故事裡竄來竄去。1980年代，馬爾克斯剛剛登陸內地，帶給作家們的是一種恍然的頓悟：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寫的。之後，那種類似於「很多年以後，當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準會想起父親帶他參觀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的講故事的模式，開始鋪天蓋地地出現。大批傑出的、也包括不那麼傑出的寫作者開始研究拉美文學，就像當年徐志摩的時代大家痴迷於泰戈爾一樣，成為一種潮流。

但是，馬爾克斯帶給大家的，其實遠不止是一種敘事的技術或者說藝術。他的對於拉丁美洲命運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的作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而不僅僅是一位作家，他試圖用一種冷靜的視角，為一百年的拉丁美洲做一幅畫像。在工具的使用上，他主動放棄了中規中矩的線描筆，而選擇了大寫意的方式，用一種哈哈鏡式的筆法講述這個大陸的歷史。在諾貝爾獎授獎儀式上，馬爾克斯反覆提到他的美洲大陸、他的馬孔多。與外界所理解的不同，馬爾克斯認為，他所寫的，就是拉美的現實。他乾脆地說，長期以來，在西方的視野裡，拉美是一塊被漠視和忽略的土地。至於自己選擇「孤獨」作為主題，主要目的仍然是為了擺脫孤獨。

關於這位先生自己的表態，外界自有不同的理解。此後，神秘的拉美土地得到更多世人的關注。同中國一樣，拉美是一塊古老的土地。在這塊土地上，誕生過瑪雅人、阿茲特客人等諸多文明。他們有自己的曆法、獨特的建築和文字，他們口口相傳着自己的神話傳說，有自己的善惡觀念。在現實生活中，拉美人喜歡用某些植物麻醉自己，以期得到某種解脫和神秘的快感。在外人看來是寓言式的神奇故事，在他們的眼中，其實是客觀正常的。

馬爾克斯是屬於拉美的，也只能屬於拉美。就像泰戈爾屬於印度、魯迅屬於中國一樣，大文學家們的身上多有自己所屬那塊土地上的性情。相對於很多作家，馬爾克斯是一個擅長史詩敘事的人，他以及他的文字，必將影響更多的後來者。

作家應該關注時代的主題。這，似乎是一個太過俗套的話題。但是，作家究竟應該以何等方式介入生活？或者說，文字應該以甚麼樣的姿態進入社會？這些都是見仁見智的話題。馬爾克斯走了，他留給我們的，絕不僅僅只有一些零散的文字。對於某些擅長把頭插到沙子堆裡的鴕鳥們而言，直面生活或許永遠都是一個致命的難題。

我想，這恰恰是馬爾克斯留給我們的啟示。

■馬爾克斯享年87歲。 網上圖片

來鴻 ■青 絲

春意馬齒莧

逛超市見有用馬齒莧做的包子，買了兩個來嘗，果然有一種特殊的野意。由於馬齒莧這一名字也是一大賣點和噱頭，我正站在一旁細嚼慢品之際，已有幾個嘗過的人回頭排隊，準備多買一份帶回家，讓家人也嘗一嘗新。

近年因為養生概念的盛行，各種野菜皆被視為天然綠色食品，是難得的好東西，遂從過去少人問津的野蔌變身為上等山珍。馬齒莧也由此博得大名，除了有人施行人工種植，還有經過加工可以久貯的乾品，讓人一年四季都能嘗到這種野蔬。而在過去，城市裡多有曠地，如河畔、池塘旁邊的濕泥潤土，經常長着大片的野生植物，馬齒莧是最常見的一種野菜，其暗紅色的根莖平臥於地面，葉片呈匙形，故又有俗名叫「瓜子菜」。有人鄙其卑賤濫生，甚為輕視不屑，呼為「豬母菜」，貶斥是豬才吃的東西。但是也有人愛它盎然樸拙的野意，到了仲春時節，霪雨初晴，天暖氣清，便領家中小兒，挎一竹籃子，到野地裡用小橛挖馬齒莧。抖淨泥土後，截取可食的上半段，或烹炒或焯熟，是改換口味的清新野蔬。

和大多數野菜一樣，馬齒莧略帶青澀之氣，須用沸水焯過，才更為清爽可口。只是要把握好火候，因其柔嫩，焯得稍久就爛了，如食腐泥，再也無法品出內蘊的無盡春色來。最家常的吃法是用熱油把蒜泥爆香，加上蠔油、醬油兌調成味汁，淋在焯熟的馬齒莧上，食之清香染齒。亦可用香油和鹽涼拌，也另有一種自然的清香。若是用馬齒莧煮粥，就是春日清洗腸胃的養生吃法了。民間的說法是馬齒莧味苦性涼，有清熱下火、涼血解毒的功效，天天大魚大肉的吃久了，偶爾來一碗野菜粥，能夠消除舌苔，清心明目。而且，馬齒莧菜粥所盈溢的淡淡青澀氣息，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正行走在春日的郊野小路上，有一種不加矯飾的清新意韻。

進入餐館，馬齒莧的吃法就更為豐富了。椒鹽馬齒莧是一道新創的菜式，是用麵粉加入雞蛋，調成稀麵糊，把切成兩寸來長的馬齒莧放到麵糊裏一裹，再用溫油炸至表面香酥。盛在盤子裡端上來，旁邊附一個小盞裝了椒鹽粉，把馬齒莧蘸了吃，外酥裡潤，極具風味。馬齒莧菜乾燜紅燒肉則是「土豪」吃法，把五花肉切成麻將牌大小的方塊，先用沸水焯過一遍，再添入八角、茴香、醬油翻炒，及至油脂滲出，再轉盛到砂鍋，和以馬齒莧菜乾，以文火燜至入味。

這道菜的賣相以色澤紅艷、香氣濃郁著稱，厚實的口感也非一般菜餚可比。尤其是吸附了肉汁和脂香的馬齒莧，一改過去的單調口感，於味覺上有着本質的飛躍，給人一種豐滿華麗的驚喜。若再配上一碗剛炊熟的新米飯，堪為美滿生活的芳香隱喻。